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播



115.
1956年
5月16日



波蘭人民共和國新建成一座希蘭泉大堂的消息，已在本刊第113第24頁上刊載過了。這期的封面、封底和本頁的3張照片，就是這座新聖堂外景和祝聖大典時的兩個鏡頭。（原載“波蘭畫報”56年第1號）

封面：波蘭希蘭泉大堂外景；

上圖：祝聖大典之一幕；

封底：祝聖聖堂內部時堂內的神職人員與教友們。



第 115 期 目 錄

半月談：錯覺種種	(2)
以實際行動報答人民政府的恩惠	李伯漁主教 (5)
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切身體會	尹天佑 (7)
天津賀家口 5 位教友榮獲先進生產者稱號	(9)
從一本美國人的著作中看拉丁美洲人民對外籍傳教士的反感	楊堤神父 (10)
講道台：天主聖神	[波蘭] J. 希陶爾神父 (16)
華沙的天主教會議	[瑞士] 雷倍台茲 (19)
山東省神父、修士、修女等發表“告各地神長教友書”	(21)
寶鷄專區神職界發表告教友書	(21)
讀者來信：獻身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22)
露德朝聖片斷	顧梅青 (23)
在平凡的崗位上 (特寫)	李祿成 (24)
大地的面貌在改變	朱世昌 (27)
春 遊	胡 辛 (30)
聖堂 (詩)	戴傳芬 (32)
各地簡訊	(33)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 (37)

廣 播

(半月刊) 第 115 期 1956年5月16日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個月 6 期 0.60 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 個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 9 號)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 90 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期刊登記證刊字第 004 號

錯覺種種

我們時常聽到這樣的事：有的教友在考學校未被錄取，找工作沒有找到，或是其他類似的情況下，常常把責任推到宗教信仰的問題上去，說：“都是因為咱們奉教呀！”言外之意是說：“雖然政府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可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還是受歧視。”

在我們這個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和權利的國家裏，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而受歧視嗎？不，並不是這樣的！早在1942年，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就曾說過：“只要教徒遵守政府的法律，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

我們再從事實上來看，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受歧視嗎？不，並不是這樣的！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裏，有我們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我們的主教、神父和教友的人數更多；幾年來，我們有多少教友當選為勞動模範；最近以來，全國各地紛紛展開了先進生產者運動，本刊本期刊載了天津市

賀家口 5 位教友榮獲了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的消息，如果把全國各地教友中的先進生產者和先進工作者的人數都加在一起，怕不數以百計、千計？再如本刊本期刊載的北京尹天佑教友的切身體會，天津萬新莊張文善教友的事實以及廈門教友華念煊給本刊編者來信中所提到的許美美等 4 位青年教友在幹部學校中受到的照顧和優待等等。這是受歧視嗎？

以上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的的確確是貫徹了毛主席關於宗教政策的指示，做到了不歧視有宗教信仰的人這一點的。那末，爲什麼還有人認爲自己是受歧視呢？

應該指出，這只不過是一種錯覺。這是因爲我們教友中仍有些人或是對政府的宗教政策還是不夠信賴，或是遇事不知道檢查自己的缺點，只會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如果他們能多作一些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應作的省察的功夫，就會發現：考學校未被錄取，是因爲自己的學習成績不夠錄取的標準；找工作沒有找到，是因爲自己的工作能力或是其他條件不夠；而不是什麼宗教信仰的問題。

談到受歧視，我們不能不回憶到，在解放前的舊社會裏，教會中除了少數與帝國主義者或是反動統治集團有勾結的人以外，一般的教友倒真是受歧視的。爲什麼受歧視呢？也不是因爲我們的信仰，而是因爲我們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借傳教爲掩護，欺壓人民，橫行霸道。積怨所致，爆發了多次的人民的反帝鬥爭：如庚子年的義和團和“天津教案”等等。當然，這些次

反帝鬥爭，最後都被帝國主義者和反動統治者用武力鎮壓了下去；也正因為這樣，“二毛子”和“吃洋教的”等等不體面的稱呼，却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了奉教人的代名詞。直到解放以後，直到我們展開了反帝愛國運動以後，這些污點才逐漸得到洗刷，如今我們與全國人民一樣地是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了，我們不再受歧視了。

可是，仍有些人認為過去那種情形是“威風”，而把今天教會的正常發展看成是“今非昔比”。這又是一種錯覺。這是把“特權”與“自由”混為一談，把不正當的事與正當的事一般看待了。

必須糾正這種錯覺。必須正確地認識、虛心地承認：過去天主教在中國享有的特權，是以中國人民的被侵略、被屈辱為代價的，對我們來說，是很不光彩的事。今天，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者和反動統治者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了，那種特權當然不能容許它繼續存在下去；因為，如果容許那種特權繼續存在下去，中國就無法成爲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國家；即使單從我們的宗教着眼，那種特權也是不合理、違反教義的原則的，不但對我們的信仰全無好處，反而要使人對我們“另眼看待”。也必須認識，只有在今天，在解放了的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才有了真正的信仰自由；如果我們是單純地信教而不攙雜其他非分的爲頭，我們不但絲毫不受歧視，反而處處受到人民的照顧和尊重；也只有在今天，我們才能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我們才能好好地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

以實際行動報答 人民政府的恩惠

陝西藍屋教區

• 李伯濤主教 •

——在政協陝西省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自從毛主席在去年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發出指示後，全國農民一致投入建社高潮，生產情緒也空前地高漲了；同時資本主義工商業普遍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改造，這是我國史無前例的偉大勝利。我們的勝利，就是國內外敵人的失敗。他們想盡各種辦法，加緊進行破壞活動，危害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我們爲了能够早日順利地走到社會主義去，必須粉碎敵人一切陰謀破壞。

半年來，人民政府在全國天主教內破獲了一些反革命集團和依法逮捕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在我們藍屋、鳳翔等教區，逮捕了以李宣德、高正一、侯樹仁等爲首的反革命分子以後，廣大愛國神職人員和愛國教徒，一致擁護人民政府這一及時而英明的措施。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長期披着宗教作外衣，暗地進行破壞活動的。他們罪證如山，不勝枚舉。報紙上已經把這些罪行，詳細地登載過了，大家一定已經看

到。他們詆蔑國家這次在教會內展開肅反運動是“教難”，這完全是具有破壞企圖的謠言。我們知道，國家在共同綱領和憲法中，都已明文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憲法是國家基本大法，人人都應遵守的。憲法上既然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們還能有什麼懷疑而說沒有自由呢？我們還能要求什麼更有力量的保證呢？自解放以來，人民政府一貫地堅決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對正當宗教活動時常加以保護。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和在1952年12月8日接見西藏致敬團團長的講話中，都肯定地說明：共產黨對於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不許對教民加以歧視。今天我個人能以宗教家的身份出席這個大會，這就證明了中國人民確實享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在我們藍屋教區，自從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以後，完全起了新的變

化。廣大教民學習了宗教政策和肅反政策以後，思想認識提高了，都積極地參加農業社。目前我區教民不獨全部入了社，而且很多地方，在建社當中，有了突出的表現。例如武功桃園村，郿縣河灣村，藍屋東西會，圍棋寨，興平五邦村等地的教民，已經把自己的農業社，建設成周圍的模範社了。

這次肅反運動以後，人民政府對我們廣大教民和神職人員，一直是非常關懷，解除我們的顧慮，幫助我們學習；爲了我們教民過好宗教生活，經常與我取連系，協助我從速解決安插本堂司鐸的問題。特別是本年2月22日，召集我們藍屋、鳳翔兩教區全體神職人員和多位教友代表，到寶鷄專署開了一個盛大的座談會。會上照顧我們真是無微不至，替我們設想並解決所能遇到的困難；各位首長都以朋友的熱情，幫助我們交代了自己的問題，同時合理、正確、令人滿意地答覆了我們提出的問題。通過這次座談會，我們神職人員受到深刻的教育，明確了愛國的重大責任，一致保證要成立愛國會，盡量搞好愛國愛教的工作。會後，我們還將座談會上的精神，向教友作了全面廣泛

的宣傳，結果使許多尚有思想顧慮的教友，情緒安定，提高了愛國熱情。目下在我們教區已經成立起很多的愛國會和愛國學習小組。

至於我個人，我是一個從舊社會中過來的人，本身有很多缺點和錯誤。但人民政府却經常關懷和愛護我，使我充任本會委員和陝西省中蘇友好協會的理事、藍屋縣人民代表。拿我這樣的人，担当國家這些光榮重要的職務，實在感到有愧。我過去對本會貢獻很小，而且長時間缺少聯系，去年因一些小病，就沒來參加第一次會議。我實在感到懊悔，這完全是我的錯誤。但是領導上並未放棄我，不斷給我幫助，寄發各種學習文件，尤其去年委派我在藍屋農村去視察，使我看到祖國農業戰綫上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偉大和農民積極生產的熱情，我覺得我是落在農民羣衆後邊了。過去，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反帝愛國等運動中，我雖然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表現，但結果，由於反革命分子的諷刺打擊，思想有了動搖，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下去。因此我對神職人員和教友，疏忽了愛國教育，使一般教民覺悟程度不能滿足國家的希望和要求。這一切都是我

的錯誤，我絕對要予以痛改。今後，我要站穩愛國愛教的立場，帶動我區全體神職人員和 25,000 多教友走上愛國的光明道路，擁護人民政府，遵守政府政策法令，響應政府各項愛國號召；要加強教徒與非教徒的團結，使我區教民和全國廣大人民，在黨和毛主席及人民政府

領導下，共同走上社會主義社會的幸福道路；還要促使我區尚未加入高級農業社的教友，加入高級農業社；啓發教民更進一步搞好社內的工作，以實際行動報答人民政府的恩惠。

（按：題目是本刊編者加的。）

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切身體會

北京教友 尹天佑

我是北京市的教友，現在北京市崇文區放生池小學教書。從解放以前到現在這幾年的時期裏，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現在我願將我思想轉變的過程寫出來，供各地教友參考。

在舊社會裏，到處是傾軋欺騙、虛偽陰險。帝國主義在我國橫行霸道，再加上地主與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人民的痛苦是筆墨不能形容的。那時我所担心的只是個人職業的得失，整天為衣食而奔走，對政治無暇顧及。帝國主義者與反動統治者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利用他的宣傳機器，經常宣傳共產黨“消滅宗教”。我聽信了這種宣

傳，心裏很害怕解放；但是，解放並不因為我怕就不來，所以，在北京解放時，我只能用“多熱心，準備為天主犧牲致命”的念頭來安慰自己，認為“光榮”的時刻遲早是要到來的。

北京教友開始反帝愛國的革新運動時，我唯恐“犯教規”而沒有參加；有人勸我參加革新會，我也以工作忙為藉口而推辭逃避。當時我雖然看到共同綱領上訂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文，同時我自己的宗教生活（如進堂、守齋等）也絲毫未受到阻擋，但在心裏對政府和革新會總還是不信任。後來，又有人勸我參加革新會的學習；在無可推託

的情況下，我勉強地答應了。那時我是抱着“為主犧牲是光榮的”的心情參加的，所以在討論時，總是小心翼翼，不敢多說話。慢慢地，我看到革新會的學習內容完全是愛國愛教的事，並沒有什麼“背教”、“裂教”的問題，我才逐漸放心大胆，堅持學習。到了52年7月間，我們堂區成立了革新委員會，我被羣衆推選爲委員。

通過學習，我愈來愈感到新社會的一切，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合乎我們聖教的教義的。例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其他社會改革運動，都是爲了革除舊社會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壞習慣，使人人愛勞動、互助友愛。這些與我教的“愛人如己”的道理不但不矛盾，而且好像是如出一轍。從此，我對共產黨的恐懼才逐漸消失，覺悟到愛國愛教的正義性。

54年9月20日，全國人民久所盼望的憲法誕生了。憲法首先規定了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是多麼地響亮！而第88條上，又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的宗教信仰有了憲法作保障了。這更加强了

我對政府的信心，我下定決心，要全心全意地爲祖國、爲人民服務。

不但從憲法上我認識了政府對宗教的政策，而且從事實上我也深刻地體會到我們的國家確實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以我自己爲例：我在學校裏，幾年來一直担任着工會委員的職務，並沒有人因爲我有信仰而歧視我；在學校吃伙食，每逢占禮六，伙食團總是給我準備素食，甚至有時在這一天，爲了照顧我而使大家全吃素菜；在普選運動中，我又光榮地當選爲區人民代表；解放以來，我的宗教生活從未受到干涉，反而比以前更自由，更覺得有保障了。這些事實足以證明從前帝國主義者所說的“共產黨是唯物的，早晚要消滅宗教”等等的話，完全是謠言了。

現在我深深感到：是否爲人們看得起，不因爲你奉教不奉教，而是在於你是否能很好地爲人民服務。我想我們奉教人若能以基督的精神爲人民服務，就一定會受人重視的。因此我奉勸仍在猶豫的教胞們不要再聽信那些帝國主義的謠言了，趕快覺悟過來，和全國人民一道建設我們的祖國吧！

新人 新事

天津賀家口 5 位教友 榮獲先進生產者稱號

天津市賀家口教友王文林、翟家興、張福臣、張文茂、張鳳祥等 5 人，在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分別在他們的工作單位中榮獲第一季度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並得到了獎金。

王文林教友是天津化學染料廠的保全工。他在工作中一貫遵守勞動紀律，並曾利用休假日用廢料修理廠裏的硫化青鍋，給國家節約資金 300 餘元。

翟家興教友是天津棉紡二廠修繕車間的油工。他在今年第一季度的 3 個月內，在工作中未出任何事故；並積極學習先進工作經驗，提出合理化建議一項，倡議油布場捲布軸上用雙刷子，提高了生產量。

張福臣教友是天津棉紡二廠原動部透平機工人。在今年 1—3 月裏，執行了安全送電的任務。

張文茂教友是天津棉紡二廠的修繕工人（瓦工）。他在今年第一季度的 3 個月內，在高空工作時完全遵守了安全操作規程，未出任何事故。

張鳳祥教友是天津棉紡二廠修機車間的工具管理員。他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很好地配合車間的社會主義競賽運動，協助車間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產指標。他能適當地調配工具，使工人們不悞生產。此外，他還經常協助車床工人做銼、銑、鏟等工作。

這幾位教友的光榮事蹟充分證明了：我們教友中有許多人都已積極地投入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發揮了愛國主義精神和勞動熱情；同時也證明了：只要我們積極努力，對國家、對人民有貢獻，國家和人民就會給我們以應得的光榮和獎勵。

從一本美國人的著作中看拉丁

約翰·J·孔塞丁(John J. Considine)是美國瑪利諾會司鐸。他曾以修會視察員的身分，到拉丁美洲進行了解和訪問，周遊了南美、西印度群島、加勒比海濱和中美。拉丁美洲所有20個國家，他都跑到了。他接觸了廣大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政府的官員和教會的神職人員等。歸國後，他寫了一本很厚的遊記，書名“要求四萬人”(Call for Forty Thousands，意思是說：拉丁美洲現有傳教士不够用，根據實際需要，還要有4萬個傳教士才够用)。這書是在1946年在紐約出版的。書中對於拉丁美洲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風俗人情、社會狀況及宗教生活各方面都有報道；尤其是對於勞苦大眾的痛苦描寫得頗為深刻。

這本書出版10年了。近10年來，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由於國內反動派的統治和美帝國主義的威脅，痛苦日深一日，正因為這個，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日益壯大起來。正如周總理最近在人民政協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所說的：“…在中南美洲蓬勃發展的民族解放運動，動搖了殖民主義在這些地區的統治，有力地阻止着美國侵略集團的政治在這些地區的實施。”我們讀了蘇聯作家西沃洛波夫的“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原載“國際生活”1956年第9期，于敏譯文見“國際問題譯叢”1955年第12期)以及胡安·里斯卡諾的“回顧拉丁美洲”(“國際展望”1956年第3號)等文章以後，可以在孔塞丁的書中找到許多註脚。孔塞丁的遊記對於研究拉丁美洲問題的學者有很大的幫助。

美洲人民對外籍傳教士的反感

• 楊堤神父 •

拉丁美洲的人民對外籍傳教士的看法

孔塞丁的書中有許多地方提到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對於外籍傳教士的看法，如第14頁：

“實際上拉丁美洲還需要多少司鐸？誰也知道得不清楚，而且準確的答覆也是不必要的。也許再加上4萬司鐸，尤嫌太少。那末怎麼辦呢？是否應由外國補充？一定不行；有人建議用外來司鐸，這種建議是極糊塗的，而且是行不通的。拉丁美洲所有國家不希望外國司鐸源源而來，尤其不希望有大批的美籍司鐸的到來。拉丁美洲現在實有司鐸586人，修士修女559人，人員實在太少，不够分配。”

拉丁美洲人民對於外籍傳教士為什麼有這種看法？有兩個原因，一是拉丁美洲人民對白種人普遍有惡感，這是由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暴行所引起的，舉例說明：

“在納波(Napo)教區，有一位意大利老司鐸，名叫俄達利諾(Ottarino)，他對我說：這裡數以千計的居民都是印第安人，幾乎全部都奉了天主教。只有一個叫奧加(Auca)的小部落，不願意和司鐸接近。我一點也不怪他們；他們對外國人深惡而痛絕之，因為世世代代相傳，外國人好欺辱他們，好殘害他們，好剝削他們。” (頁36)

“一位慈幼會司鐸說：在整個美洲所有的一切土著中，吉瓦洛

(Jivaro) 是一個最勇敢的部落，他們恨白種人，因為白種人要征服他們。”(頁37)

“在亞馬遜河兩岸，白種人作了許多慘無人道的事情；至今提起，猶覺傷心。哥倫比亞學校教科書上說：當南美洲的橡皮在歐洲人的市場上聲價十倍的時候，普渡馬約河(Putumayo)流域成了悲劇的舞台，在各種鉤心鬥角的競爭中，可憐的印第安人成了他們的犧牲品。他們斬斷了土人的手和腳，活活地燒死，對土人射獵就如射獵野獸一般，處心積慮要使土人當奴隸。所謂叢林，真是變成了一個‘綠色的地獄’。”(頁39)

“爲了得到不滿4,000噸橡皮，不到10年，有幾個部落的土人，由5萬人縮減到1萬人了。也可見到在亞馬遜河流域居住的印第安人爲什麼入山唯恐不深地逃避了。”(頁40)

帝國主義者利用宗教進行侵略

除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暴行引起了土著的惡感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帝國主義者利用宗教對拉丁美洲進行了侵略，再舉例說明：

“亞馬遜河流域是一個有古典價值的傳教地區，過去有燦爛的成績，可是爲什麼現在落到這般可憐的地步呢？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追根問底，不得不提到18世紀中葉葡萄牙大臣朋巴(Pombal)。

“最初來到亞馬遜河流域的傳教士，由於工作的需要，他們對於社會思想都有光明磊落的認識。他們勸導土人放棄遊牧的生活方式，授以技術，說明定居的好處，移風易俗，使散漫的工作變成有規律的勞動，使之尊重家族關係，並提倡個人及家庭的尊嚴。種種工作，都有成績。司鐸的任務就是幫助印第安人來反抗殖民者。1686年葡萄牙公布傳教法，使印第安人逐步地接近了文明生活。

“耶穌會士在亞馬遜河流域傳教的歷史，在耶穌會史上佔着光輝的一頁。當時在這裏傳教的有葡萄牙的和西班牙的耶穌會士。法國大科學家拉·孔達明(La Condamine)遊歷亞馬遜河流域，對

於傳教區讚揚備至。爲了葡萄牙的政治的推進 (Political advance)，葡萄牙的其他修會人士接踵而來。

“朋巴事件 (Pombaline catastrophe) 由是而起。傳教士保護印第安人的舉動，遭到了猛烈的反對。亞馬遜河史家費雷拉·芮斯 (Ferreira Reis) 說：‘關於地方問題，印第安人能當家作主；不得已的合作等於不合作。傳教士從此有了上千的敵人。殖民者、官僚、政客不斷地攻擊教會人士。’根深柢固、堅忍不拔的耶穌會士起而應戰，使爲利是圖的商家退避三舍。爭奪頗爲激烈，耶穌會士老是佔優勢。但是在1755年6月6日，朋巴出了一道命令，在亞馬遜河流域成百的教會中心都得放棄，成了無牧之地。這對教會是一種致命的打擊，至今猶不能恢復舊觀。1798年5月12日，雖將反對傳教士之命令收回，但整個局面已經被它改變了。” (頁27—28)

“黑河 (Rio Negro) 是亞馬遜河的一個支流，可以航行。初期教會頗興盛。政治事件 (Political events) 將教會弄得一敗塗地，使土著恢復了外教本質。” (頁31) 殖民者的政策固然毒辣，帝國主義的侵略固然無微不至，但是部分傳教士也有幫兇和同流合污的現象。據桑達克魯斯 (Santa Cruz) 城歷史家拍拉西篤·摩利納 (Placido Molina) 談：

“在 100 多年以前，在這個教區有 100 多司鐸。今日不到30位。從革命時期起，司鐸就減少了。在西屬美洲，教會和國家是緊緊地聯系着，反對西班牙，有許多西班牙司鐸認爲是反對教會。有一位阿根廷的軍官爲了闢‘革命是反宗教的’這一謠言，居然和自己的部隊每天公開地念玫瑰經。” (頁58)

耶穌會士初到美洲時，堅守陣地，極力反對奴役印第安人。但是以後受了殖民主義者的威脅和利誘，漸漸地讓步了。最可爭論的一點，就是初期地主和礦主對印第安人所提出的保護辦法。英國耶穌會士俄耐爾 (O'Neill) 提綱紮領地會作以下論調：

“提倡奴隸制度者把奴隸制度說得有情有理。印第安需要保

護、教育、訓練和職業。有出路不是很好嗎？就範已50年的印第安人，從此可以成羣結隊地介紹給勞苦功高的征服者，不是一舉數得嗎？因為征服者管理他們是本着治人者、治於人者以及西班牙王朝等3方面的利益，如手如足……可是有一個時期，印第安人登高一呼，要報此不共戴天之仇，就如在埃及受壓迫的以色列人一樣。”

耶穌會士不但對地主和礦主採取了妥協的態度，而且自己也成了奴隸主。教宗保祿3世遠於1537年即提倡保障人權，但是“把人不當人”的事情仍層出不窮。在這一點上，迪我·妥勒斯（Diego Torres）司鐸的作風值得令人欽佩：

“迪我·妥勒斯為了解放在智利耶穌會院所有的20個奴隸，於1608年對耶穌會大本營，明目張胆地大開其火。對於他這種運動，有人報之以驚奇，有人報之以譏笑。為了保護自己的立場，他寫了一本宣傳性的小冊子。以後又有兩個耶穌會院聞風而起。那時征服者的咆哮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耶穌會士勇往直前，與印第安人並肩作戰，因為印第安人是人，應該讓他們自由。”（頁62）

本地司鐸為獨立自由而奮鬥

拉丁美洲本地司鐸為爭取獨立，曾獻身於革命事業，得到了新政府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擁護，可惜他們的人數太少了。史家摩利納說：

“玻利維亞的愛國志士，對於為自由而奮鬥的玻利維亞司鐸愛護備至。”（頁58）

孔塞丁在他這本書的第132頁上說：

“拉丁美洲的司鐸在每一個國家中都和愛國志士並肩作戰，但是他們的人數太少了，不能勝任愉快地把整個拉丁美洲的教會接過來。”

拉丁美洲的本地神職人員為什麼這樣少呢？書中記載史家摩利納說：

“鬥爭進展中，西班牙方面的司鐸來路被截斷了，加之原有的西班牙司鐸大半都不為當時的政府所信任。實在就是因為西班牙操

縱教會生命而使教會組織一蹶不振。聖座在承認這些新國家的時候，又是慎重將事，在10年或15年（現在應做20年或25年）以前，玻利維亞主教才把教會由西班牙人手中接收過來。”（頁58）有一位委內瑞拉司鐸指出：

“我們深深地感覺到神職人員太少，100多年以來就是如此，即從爭取共和時開始。西班牙神職人員只知對西班牙忠心耿耿，所作所為有危害殖民地之處則毫不顧忌，由於不發展本鄉本土的神職人員，以致共和成立，無人接管教會。”（頁198）

拉丁美洲的神職人員既是這樣的少，為什麼還異口同聲地謝絕外國傳教士，甚至對於携有大批美元的美籍傳教士也不怕“却之不恭”的罪名呢？書中沒有直接說明它的理由。不言而喻的事，何必多說呢？也許因為著者是美國人，怕得罪了華爾街大老板。關於這一點，哥倫比亞司鐸亞瓦來（Alvarez）說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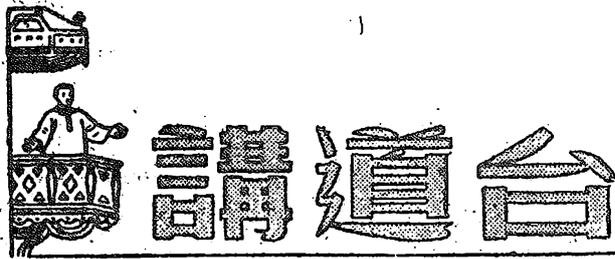
“美國之患在好為人師，當他們以長輩自居的時候，我們就有所顧慮了。”（頁173）

拉丁美洲到處燃燒着反殖民主義鬥爭的火焰。那些甘心願作帝國主義爪牙的“傳教士”，是殖民主義的忠實擁護者和推行者，因此，他們受到拉丁美洲的教友們的譴責和反對，是必然的結果。他們既然依附着帝國主義，當然也就必然逃不掉和帝國主義同樣的失敗的命運。

最後，我要用書中所引的少年英俊、有科學技術、深為教會人士所器重的墨西哥教友領袖安多尼·桑達克魯斯（Antonio Santacruz）的話以結束本篇：

“我們需要有宗徒精神的人，對勞動人民要有愛護之心，要能吃苦耐勞，深入農村，榮主救靈，為人民服務，發揚宗教生活。”（頁16）

桑達克魯斯的話完全表達了拉丁美洲教友們的心願，這裏深刻地說明了教友們歡迎的是什麼樣的傳教士，而反對的又是什麼樣的“傳教士”。



天主聖神

[波蘭] J. 希陶爾神父

聖神降臨的一天，基督的救世工程完成了。天主聖神充滿了當時聚集在餐廳裏的人，同時以無形的鎖鏈使他們聯系在唯一的基督奧體之內。這鎖鏈是什麼呢？是什麼使當時聚集在聖餐廳裏的人成為聖教會的呢？

是什麼把我們這些願意在耶穌督之內成為一體的人聯在一起的呢？是愛德，是愛。

真的，天主聖神是愛。這愛聯結了聖父和聖子，也正是這同一的愛把所有因十字架上的祭獻而得救的人聯結了起來。這一點是最根本的，它包括了聖教會的要素。這愛的意義同時也就是整個教義的意義。我們的生活應該對這愛的體驗日益完備，這樣，我們的生活也就能够日益貫串着超性的生命。

愛是天主聖神的工程，是屬於超性方面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

能全部認識它，它為我們將永遠是個奧跡。

但是，超性方面事情與本性方面事情不是對立的。相反，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人本身接受了超性的生命；在聖寵的領域內，他超出了造化界的界限。愛是充滿了本性和超性兩方面境界的相同的實際。

應該強調指出：我們在本性界中所看到的樂善好施，和愛一樣，是超出本性界的。樂善好施和愛雖然不是絕對相同，實際也就是愛。

這個相互之間的關係，不僅在認識上是如此，在實踐中也是如此。

天主——人。怎樣來表達和在哪一個字內具有這個關係的實質呢？愛。天主不斷地造人，因為天主愛人。愛是造化的唯一意義。

人——天主。這個關係具有同樣的實質。愛天主，這是人生的唯一意義。然而不是到此就至矣盡矣

了。我們認識天主不是直接的。只有當我們愛了人，我們的愛天主才是真的。必須堅定不移地意識到這一點。人生的意義是愛天主，但是有一個條件，愛天主的絕對條件，就是愛人，只有我們愛人，我們才在愛天主的境界中。

天主教義不是個人主義，在它的實質中，具有深刻的社會性。愛天主的意義是包括了愛人的內容的。這是在教義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找到的，然而在教義的實踐中，我們並不能常常找到。

這裏，是不是應該尋找使天主教義還沒有貫串到我們生活之中，或者至多僅僅是開始在貫串的原因呢？

在實踐中，在天主教的歷史上，往往失去了愛人的真正意義，因此也失去了愛天主的意義。個人主義在教會中抬了頭。只消看看宗教的書籍，尤其是神修方面的手冊，關於愛天主的問題往往被看作爲抽象的、空洞的東西。一個人的超凡入聖往往被說成是“自我”的克制，鬱鬱沉沉，好像泥塑木彫一樣。

愛人往往甚至被說成是個人的和主觀的事情。這就完全被歪曲得不像樣了。人們只是在主觀意向的

範圍以內保存它，而其餘最重要的却被拋棄在一邊了。

但是，愛，就它的實質和行動來講，不是主觀的東西，它是超出主觀之外的。它是具體和客觀存在的東西。正因爲如此，它把主觀引入具體和客觀的實際之中。

如果把愛只保存在意向之中，愛就成爲一種假的、慘白的樹木，淡然無味的感覺上的東西，無怪乎它所發出來的總是錯的，不是正義的，這就是慣常所謂的“仁慈心”。只要做一個手勢就夠了，行動已是多餘的了。

埃克哈爾就會這樣寫道：“如果你正義的，那末你的工作也將是正義的。你不要在行動中勉力修聖德，應該在存在中修聖德。因爲不是工作使我們成聖，而是我們使工作成聖。即使工作到了不知道怎樣聖的程度，但它們絲毫不能使我們成聖，因爲是我們孕育了它們。可是完全相反，我們的存在本身光明正大，即早已使我們的一切行動成聖了，不論是吃飯、睡覺、醒着，和其他不論什麼。我能够用壞的心思犯大罪，譬如假使我有心思要殺盡天下人，雖然我的手指不動一動，我即已犯了大罪。那末，爲什麼好

的意願就沒有同樣的效果呢？爲一個正義的、抱有完全善良願望的人，沒有一個時期會是太短的。一個人有善良願望就可勝過一個人在1000年中所實實在在完成的事情，因爲他的一切都是在天主面前做的。”

埃克哈爾文章中的這個傾向，在幾乎全部天主教的歷史過程中表現得特別顯著。在這些答案中，在這條道路上尋找得救的人的態度中，一種前所未聞的自私自利被包括在裏面了。他只勉力於使自己一個人的靈魂得救，不超出這“我”的範圍之外。他把意向和祈禱這一具體行動代替了愛近人。他老是生活在罪的中纏繞，而這所謂罪，他也是懂得不完全的，而是主觀的。他只是對所犯的錯誤嘆息，他只在主觀中來看善惡。相反，他不在具體行動和客觀世界的範圍內看善惡。以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樣把個人放在實際之外的態度有時會引使他逃避世界。我們再一次強調指出：這是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表現，是錯誤的，和基督教訓的開闊是完全沒有共同之點的。

我們對自己的得救要在天主面前負責，但是這個責任同樣包括了對全世界其他的人的責任。不能在

天主面前負責而不在歷史面前負責。我們想只盡第一個責任而不盡第二個責任，這是不可能的。正因爲如此，我們沒有自覺地負起對世界的責任、對歷史的責任，但責任是在我們肩上，我們沒有自覺地負起這些責任使我們犯了最大的錯誤。世界的生活，整個歷史，使任何人不能自救自。我們對我們自己都是有責任的，而且實際上，這也正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之點，也正是在這上面顯出了愛德——真正的愛。

可能不可能只改造人而不改造世界，以及不改造壞的和極不公道的社會秩序呢？使飢餓的人有道德，難道就夠了嗎？改造人應該與改造世界同時並進，同樣，改造世界應該和培養新人聯繫起來。在道德秩序內的行動，只有和在社會秩序以及歷史秩序內的行動聯結起來，才是真實的和有效的。

曾經有一個假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一個主觀的道德在教會內佔了上風。一個唯一的觀點、意向的觀點曾在教會中盛行過，客觀的觀點幾乎完全被取消了，這情形直到現在還存在。但是，在“主觀”的道德旁邊應該有“客觀”的道德。同樣的，在對我們自覺地所

造成罪惡的主觀責任之外，還有對我們不自覺地造成的罪惡的客觀責任，這個不自覺也是錯誤的。對世界現有的罪惡，我們負有客觀的責任，因為如果我們會積極行動起來，自覺地負起對世界的責任，世界是能夠避免這罪惡的。

沒有問題，我們的願望和意向是重要的，但我們的行動同樣是重要的。我們對人和對世界的責任，確定地表現在具體的客觀的行動中，而不是在意向中。我們愛另一個人確定地表現在具體的客觀的行動

中。總之，我們中間不應有一個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自己的意向來衡量自己。主觀主義把實際歪曲得最不像樣了。我們中每一個人都是客觀世界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如此，客觀的標準才有衡量的價值。通過客觀的行動，我們接觸到客觀的實際。唯有這樣，我們的行動，在我們身上才是真正可以衡量的。金口聖若望不是說過的嗎？——“我們死了之後，我們將按照愛而受到審判。”愛就是行動。

（谷音節譯）

華沙的天主教會議

瑞士洛桑“接觸”報總編輯 若望·路易·雷倍台茲

編者按：去年10月底，在波蘭首都舉行了一個歐洲國家天主教和基督教領袖國際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英國、奧地利、比利時、波蘭、捷克、荷蘭、德國、瑞士等國的天主教領袖。（詳情請參閱“廣揚”104期，第33頁）這篇文章，是參加會議的瑞士國洛桑市“接觸”（Contacts）報的總編輯若望·路易·雷倍台茲（Jean Louis Rebetez）所寫。文章中除對會議的感想以外，還提到了波蘭天主教神長教友與政府合作的一些情形。

不可能用幾句話來公正地表達出由波蘭天主教“和平”（PAX）運動倡議、有東西方各國的基督徒（多數是天主教徒）參加的會議的豐富內容來。討論的問題基本上太廣泛了，不是很簡單的介紹所能

包括。此外，還應該用很大的篇幅來敘述一下參加會議者從華沙到魯布林、克拉科夫、斯大里諾格洛和羅克拉夫等地去的旅行。說這次旅行富有教育意義，那是太不夠了。從我們的觀點，一向對於波蘭的教

會與天主教徒的情形知道得很少的西方人的觀點來說，這次旅行簡直是一種啓示。

因此不能在這裏提到每一件事，但我又情不自禁地要提到我們在波蘭勾留時遇到的基督信徒的熱情，以及那些青年天主教徒所表現的狂熱時的感情，他們既然毫不放棄信仰和對教會的義務，而又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工作：把波蘭建成這樣一個國家：不但使它的人民都有工作，還要給他們更好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物質與精神上的需要；不但給人民義務，還給他們以向真正自由前進的人們的真正喜樂。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對參觀瑪日達奈克（Majdanek）的前集中營時所感到的悲痛表示沉默，那裏是狂虐的納粹野性的無言而雄辯的鐵證。

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魯布林的天主教大學，以及在斯大里諾格洛很榮幸地參加了新聖堂的祝聖大典了。（請參閱本刊第113期24頁“國外短訊”——編者）在克拉科夫，我們參觀了一處修院、皇宮，還有幾座最美麗的波蘭教堂。

我認爲“進步的”天主教徒，與馬克思主義者一道建設基於正義的社會秩序，是採取了最好而又最

有建設性的態度的，這不只是從教會的合法利益的觀點上來看是如此，從國家的合法利益的觀點上來看也是如此，國家雖不是嚴格地以基督信徒的原則爲基礎，但却尊重所有人的合法利益，並更進一步地渴望所有的有生力量都團結一致。我還可以說我們承認“和平”運動已把大多數的天主教徒團結在一起，並在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心中深深地扎了根，許多有地位的神父們都參加了它的活動，至少也是同情它的。

雖然在一些問題上，因爲意識形態的不同可能有所分歧，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天主教徒已成功地奠定了教會與國家間的合作的原則——至少在事實上是如此。我還要說——我深信在這一點上不只是我個人的印象——更深入地交換意見會使目前仍存在的困難接近解決。討論得更忠實，會使雙方都更有收穫。

最後，我願意說，雖然在不同的問題上我們有些意見，但這次會議後我們彼此更多所諒解了，而重要的是，我們成爲朋友了。在波蘭，人們是懂得這兩個字的意義的。

（陀螺譯）

山東省神父、修士、修女等發表 “告各地神長教友書”

山東省濟南總主教區、兗州教區、益都教區、臨清教區、荷澤教區、煙台教區、周村教區等處神父、修士、修女及教友等45人，於本年2月4日發表“告各地神長教友書”，譴責董海晏、劉殿俊反革命集團，以趙從政爲首的反革命組織——“中國民主黨”，以及經政府逮捕的潛藏在山東省各地教會內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闡明反帝愛國運動的正義性和重要性；號召各地神長教友加強學習，提高警惕，加強團結，在反帝愛國愛教的道路上共同努力，共同前進。

在“告各地神長教友書”上簽名的有：濟南總主教區方懷仁神父、張修清神父、王克榮神父、張蘭庭神父、韓錫讓神父、張思德神

父、郭傳真神父、王瑞生神父、王興義神父、王克誠神父、趙慶正神父、萬俊堂修士、林寶玉修女、閻文新修女；兗州區王聚祥代理主教、尙立身神父、陳廣義神父、牟雅雷神父、賈德良修女、孫蘭馨修女、楊坤庭修女、李金榮修女；益都教區賈福善代理主教、楊洛橋神父、聶伯祿神父、劉文秀修女；臨清教區李本良主教、胡嘉祿神父、馮學海神父；荷澤教區李炳耀主教，宋登文神父、徐勛亭神父、熊桂雲修女、孫俊清修女、魏振清教友、陳效堂教友；煙台教區張曰津代理主教、于友芝神父、紀錦堂神父、關磊玉神父、趙玉珍修女、柴善忠修女；和周村教區宗懷德代理主教、周振沂神父。

+ + +

寶鷄專區神職界發表告教友書

陝西省寶鷄專區的三個教區（盩厔、鳳翔、三原）神職界29人，於2月28日發表“告教友書”，譴責高正一、李宜德、周宏道、侯樹仁等反革命分子，號召教友爲愛

國愛教，特別是爲完成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

在“告教友書”上簽名的有：盩厔教區李伯漁主教，劉斐然、楊廣彥、盧鳴化、楊子嚴、吳潛、周

鐸、李敦化、楊居仁、李本篤、劉賢、曾尙賢、李本一、允進、高應省吾、趙玉如、劉澄民、張有執、谷、陳煥琳、王志鳴、郭自強神父、高啓正神父；鳳翔教區周維道主教；三原教區蘭哲益、蘭石神父。李鏡峯、李含芳、張景賢、張希

讀者來信



獻身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編輯同志：

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高潮中，我們廈門市的青年教友，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投入了學習的熱潮，準備為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最近，廈門市的青年教友許美美、黃麗貞、許國英、劉敏慧等4人，到福州市商業幹部學校去學習了。他們將在那裏學習了3—5個月後，被分配到工作崗位上去。從他們給家裏和親友的來信中，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來：政府對有宗教信仰的青年，不但不歧視，反而是多方面地照顧。這一事實有力地粉碎了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們對政府的誣蔑造謠，證明了政府對宗教政策的執行真是不遺餘力。

許美美等4位教友的家境都是比較困難一些的。他們到了幹部學校後，學校行政方面了解到他們的這種情況後，每人每月發給他們20元的補助費。學校為了照顧他們的宗教習慣，每逢占禮六，都給他們準備素菜；每主日他們都能到堂裏去望彌撒。同學們也不因為他們有宗教信仰而另眼看待，都很熱情地幫助他們學習政治和業務，因此他們進步得很快，最近他們來信說，在結業後，“決心在社會主義的陽光照耀下，終身奉獻給新中國的壯麗事業——人民商業”！（下略）

此致

敬禮！

廈門大學 華念煊 4月11日



露德朝聖片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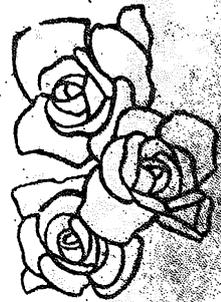
• 顧梅青 •

在法國訪問的日子裏，使我最難忘的一天，就是到露德朝聖。

2月2日清晨，這天天氣特別冷，零下10度左右，6點半，法國教友送我們去露德的汽車來了。開車的是鮑爾陶地方一位很熱心的老教友的兒子，那位老教友，事先為我們做好了朝聖的準備，又叫他的兒子陪我們一起去。事後知道他的兒子最近生病才好，還在休息，但是為了招待我們，故請他的兒子親自開車。

汽車雖然開得很快，但這250里路覺得特別地長，好容易到10時才到了露德。我們下車後，只見滿地是雪，走山路的時候，要攏着才能不在冰地裏滑倒。我們走了沒有多少路就到了迎聖母的院子裏，在院子的中間就供着一個露德聖母像，在聖母像的後面還有好幾位聖人的像。院子西面就在山脚下是一座美麗的聖堂，我們通過院子，走過聖堂，就是聖母發顯的地方，聖母原來發顯的山洞，現在就是放着我們都很尊敬的露德聖母像。聖母發顯的山洞下面，有個比較大的山洞，裏面還放着一個大理石的祭台，在朝聖的日子裏就在這裏舉行彌撒。在山洞前晝夜不息地燃着從世界各地送來的大臘燭。

我們同法國朋友一起拜了聖母。我們在慈祥的聖母像前，為中、法兩國教友的團結感謝聖母，為世界和平祈求聖母。然後我們到中山聖堂去望了早晨的末台彌撒。彌撒後，我們又去觀察了露德聖水的泉水池。我們也帶回了一點露德聖水。最後我們拜了聖堂，依依不捨地離別了慈愛的聖母。



特寫

在平凡的崗位上

·李祿成·

天津市東郊區萬新莊常年青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耕作區旱田大隊青年記工員張文善教友給人的印象是：樂觀，求知慾強，力氣大。誰要和他握手，一定被握得生疼。

4月8日，一個晴朗的主日，我特地去看望他。

早晨，空氣格外新鮮，通往郊區的大道上留着膠輪車走過的痕跡，兩旁的樹木長出綠葉，朝陽地方小草也露出嫩芽。我在平直的大道上向前走着，在距萬新莊還有一里多地時候，遠遠地看見繫着手巾、輪着鋤頭、拿着鐵鍬、趕着牲口的男女社員們在勞動了。我想到跟前去，恐怕影響他們幹活，就索性站在路旁看着他們。

哨子響了，社員們都放下工具，圍到一個由竹竿撐吊着的黑板四週。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站在黑板旁用手比劃着。啊！他們開始學文化了。他們連一點時間都不浪費呀，

我暗暗羨慕；於是我又向前挪動。當我能够看清對面人的面目的時候，才發現站着當老師的就是我要訪問的張文善教友。太巧了，於是在我記憶裏湧現了幾件關於他的事：

去年萬新莊成立了農業合作社（低級），他是會計。工作上他很認真，賬目很清楚。到年底，隨着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他們社又轉成了高級社，社裏把他分配到第三耕作區旱田大隊當記工員。起初，他對這個工作不感興趣，認為這個活沒有什麼了不起。誰知他才幹了3個主日，就愛上這個工作了。本來嘛，記工也不容易，隊裏30多勞動力按每天工作的數量、質量評分，還要記在各個社員的勞動手冊上，填兩份報告表交到社裏，手續很複雜。他和大家一起幹活，別人下班了，他要填表；晚上，別人睡覺了，他要在燈下工作，幾乎每天要忙到十多點鐘才能睡覺。

工分是取酬的根據。爲了使社員們都能各取所值，一分一厘都要處理得很恰當。如：耕地10畝只有9分；打水一畝和看畦三畝淨的分相等；挑糞和撒糞評分標準不一樣。這就使記工成爲一個細緻的工作。記工員必須是公正無私的人。

張文善教友對事極爲認真負責。今年2月間，他病了，那時正在熱火朝天開展積肥運動，記工的工作由別人代替。等他病好以後，他馬上把記工報告表和勞動手冊複查了幾次，結果有一個社員應得8分錯寫成6分，經過羣衆的證實和對照以後，他把錯的地方改正了過來。

在積肥運動中，他表現的更突出，幹的比別人起勁。東郊區人民委員會發的紅旗，連續掛在他們這個小組裏。他們超額完成了積肥任務，得到鄉裏在羣衆會上的表揚。同時，肥料積得足就爲今年的秋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張文善教友爲了集體利益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他家原有10多車肥料，本來他是可以賣掉的，因爲這是入社前起早睡晚拾的和積存的；但他却主動地交給合作社，這樣就帶動了一些存着肥料不願交給合作社的社員，把肥料歸到社裏。

張文善教友不僅生產上有成績，在恭敬天主方面也是一個熱心的教友。儘管工作忙碌，每天從來沒缺過早晚課，在農忙時實在沒工夫念，也要找神父去求寬免。在主日占禮，如果早上不能望彌撒，他就在晚上跑到市區內的西開總堂或到賀家口天主堂去進堂。

張文善對於文化學習很注意，他的進步也是驚人的。解放的時候，他只有小學二年級的文化程度；這幾年來，由於他刻苦努力，已經在羣衆業校畢業後進到羣衆業餘中學去學習了。學校離他住處很遠，有10多里路，但他始終沒有遲到過，作業也按時完成。

過去識字少，他深深知道文盲的痛苦，所以在社裏成立掃盲隊時，他踴躍報名參加，並擔任地頭小組的義務教師。今天看見他，那就是他在社員休息的時候教社員們認字呢。

我老遠跑來看他，本來是想看看他最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從他那兒再知道些社裏教友們的生活情況，誰知在我中午去他家裏找他時，沒等我問他，他倒問起我來了，他要我給他講代數。他笑着說：“我有這你又打聽教友們的情況來了。這

些我可以寫信告訴你，代數這玩意寫信可講不明白。”他總是這樣不放鬆每一個學習的機會。記得有一次他問我：“你說，這老旱田也真奇怪，耨鬆了倒不容易乾！”我就把我所知道關於毛細管的現象告訴了他，他聽了滿意地哈哈大笑了起來。

張文善教友雖然很年青，可是舊社會的苦日子可過了不少。10歲上死了母親，家庭生活困難，迫使他離開學校去給地主做雜活。熱天太陽像火爐似地烤着，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在菜園子裏給地主園田拔雜草，看口子，做着極為繁重的工作。地主張世臣是個累死人不償命的傢伙，做不好活不但不給工錢，還要打人。他對地主恨透了，每次他給地主幹活，總是磨洋工。在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爲了做最後的掙扎，把萬新莊所有房子全燒了，使他一家無處可歸，過着流浪的日子。

解放後，人民政府貸款給他家，讓他們蓋起了新的房子；又屢次補助他的生活。土改時又分得了土地和農具。他深深體會到新社會的溫暖，生產非常努力。爲了增產糧食

，他起早睡晚拾糞。53年鄉裏成立互助組，他首先參加了。連着二年的豐收，他家的生活提高了。他相信共產黨，他說：“毛主席和共產黨所指示的道路是通往幸福的道路。”所以政府各項號召他都熱烈參加。前些日子國家徵兵，他帶頭到應徵公民登記站登了記，並堅決要求服現役，但是沒被批准。現在他正努力鍛鍊身體，準備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

現在他成了高級社的社員，幹得更積極了。每天他的工分平均在6—8分之間（每分約合人民幣4—8角）。這樣的收入，以前做夢都想不到。他又訂了個人的學習計劃，要在7年內達到高中的水平；並要學會園田各種的種植方法，以便爲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他常說：“共產黨爲我們安排了一個好的環境，準備了好的條件，只要自己肯鑽肯幹，一定會有成就的。”

張文善的工作是平凡的工作，但在這平凡的工作中却表現一個天主教友和一個新中國青年的優秀的愛勞動的品質。

更正 本刊114期31頁右欄第1個小標題及其下文內“李培德神父”均應爲“李德培神父”。特此更正。

大地的面貌在改變

——參觀射陽河開瑣記

· 朱世昌 ·

4月4日，我和政協揚州市委員會的委員們，隨同江蘇省“蘇北視察團”，到鹽城專區射陽縣參觀射陽河開的建造工程。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5天，但旅途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到達工地後看到工人同志那種忘我的勞動熱情和宏偉的河開，更使我受到一次極其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

我們乘坐的游覽汽車沿着平坦的公路行駛着。從窗口向外眺望，是一望無垠的田野。微風柔和地吹拂着麥苗，盪漾起一陣陣綠色的波浪。金黃色的油菜花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成羣的鴨子在溪水中翻騰嬉戲。在這肥沃的蘇北大平原上，到處沸騰着勞動的熱潮：千千萬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一組組地在開荒地、修風車；一隊隊地在除草捉蟲，開溝築渠。茅屋的土牆上寫着振奮人心的大標語：“

男女平等，生產競賽；處處綠化，社社豐收；學習文化，建設社會主義……”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這條長達608里的公路兩旁，都是整齊齊的楊樹、槐樹，它們一般地都有碗口粗細，3、4丈高了。據統計，僅鹽城一縣，造林總數就超過了500萬株。可以想像：不久的將來，這灰沙彌漫的公路就要變成綠樹蔥蘢、涼風習習的林蔭大道了。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北人民，正在當地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植樹造林，改變土壤，為替祖國增產更多的金黃色的穀粒而和大自然進行着英勇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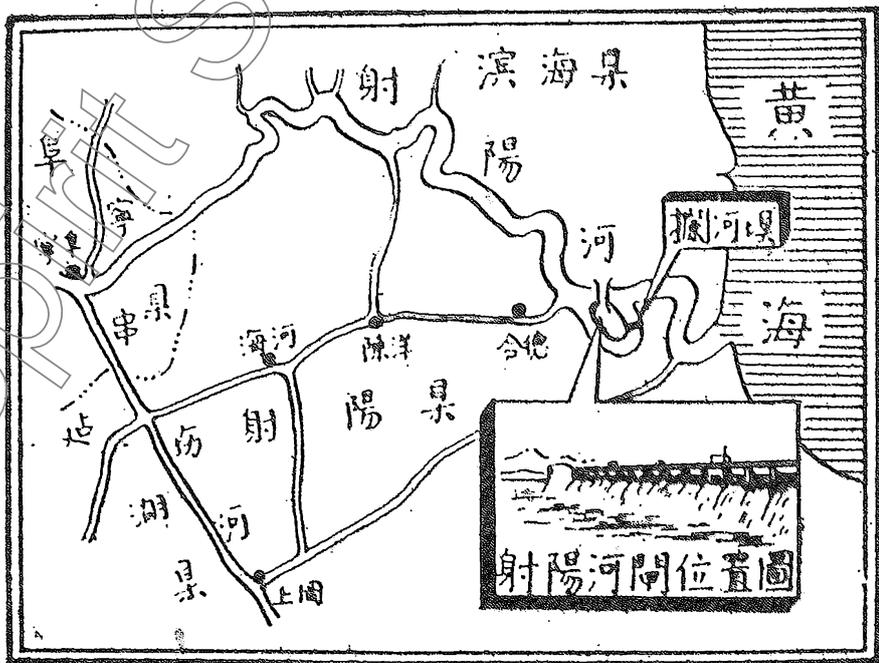
在我們經過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集鎮裏，到處都掀起了一片建設的熱潮。昨天看到的羊腸小道，今天就成了寬廣的大路；不久前還是長滿荒草的原野，現在已經興築起一座座的工廠、學校，說是“鋼鐵

有高樓，區區有中學”，是一點也不誇張的。特別惹人注目的是：在鹽建公路上，很多的男女社員騎着一部部嶄新的自行車來來往往，有的年青小伙子甚至高興地唱着歌，飛快地踏着車子，和我們的汽車賽跑。據當地一位農村工作幹部告訴我，鹽城專區的棉農生活都很富裕，他們每畝田可以收到240斤棉籽，一個5口之家，每年就有2,000多元的收入；所以，做一條呢褲子，買一輛自行車，這並不是什麼希奇的事。這一切都說明了今天農村中正起着多麼偉大而深刻的變化呵！

到達了工地指揮部，我簡直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我內心的興奮和喜悅。我們彷彿進入了一個新興的市鎮。滿載着各種建築器材的卡車在公路上絡繹不絕，斗式的運輸車川流不息地湧向配料台，馬達的轟隆聲震動着大地，工人們正在緊張地進行閘門的安裝工

程。東邊有銀行、郵局、電廠、合作社；西邊則是浴室、飯店、大戲院。到了夜晚，整個工區都閃爍起電燈的光芒，擴音器裏播送着輕快悅耳的歌曲，工地大戲院在上演着“大鬧嘉興府”、“全部玉堂春”；供應站的門口寫着“新到南京鹹板鴨、山西汾陽高粱酒”……你不能想像，在8個月以前，這裏還是渺無人煙的一片荒地哩！

看到那高大雄偉，像穿着灰色盔甲的巨人似的射陽河閘，你是無法控制你心靈的激動的。這座淮河下游的第二大閘，除部分護坦及全部護坡是塊石工程外，閘身全部是用鋼筋混凝土建築的。全閘共有35個孔，每孔淨寬10公尺，孔與孔



之間用閘墩分隔，連閘墩在內全寬410.10公尺。中間33孔用的是弧形門，兩邊各一孔爲了便於航運是直升門，每扇閘門淨重21噸。閘墩上還設有工作橋一座，橋寬4.5公尺。橋的中部是操縱室，裏面裝設的是電動開關機，只要將電鈕一按，5分鐘左右的時間，35孔閘門即行自動啓閉。在閘墩上游面又按汽車10級雙車道標準設了公路橋，橋面淨寬就有7公尺，兩旁還有人行道。這個橋，不但可以併行兩輛大卡車，而且將來大閘兩岸集體農莊的60噸重拖拉機，也可通行無阻。

工程數量計有：混凝土55,000公方、塊石65,000公方、鋼料約800噸、閘基板樁7,000餘根。全部建築器材重量近40萬噸。如用載重2萬斤的大船裝運，船頭接船尾，由工地可一直排到南京（約800華里）。這些器材有來自東北的鞍鋼、哈爾濱，西南的重慶，南邊的浙江、上海等大半個中國。

這座大閘建成後，不但可以消除過去射陽河瀆水倒灌的災害，而且也爲把裏下河地區的一熟漚田改爲兩熟稻麥田創造了有利條件，担負起1,400萬畝耕地面積的排澇灌溉的主要任務，使這條50年來威脅着

裏下河600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射陽河，馴服地按照人民的意志爲蘇北人民的幸福服務。所以，當人民政府治河的消息傳出後，東台、濱海、淮安……等縣都紛紛派出了自己的優秀子弟來參加建閘工程。在他們“叫射陽河水聽候使喚，讓蘇北地區變爲糧倉”的英雄口號下，短短的8個月內就完成了54,700多公方的混凝土工程，佔全部任務的97%；拋砌石方工程也完成了41%（33,628公方）；連數量龐大的土方工程也完成了全部任務的86%（9,431,925公方）。在施工過程中，工人同志不但在零下17度的嚴寒季節裏堅持不懈地工作，而且還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勞動競賽的熱潮，特別是在爭取命名公路橋爲“共青橋”和同工種競賽運動中，各種工效都在日新月異的迅速提高。同時也湧現出不少的模範人物。僅從4月4日出版的“射陽河閘快報”上看來，受到物質獎勵和口頭表揚的就有908人之多，裏面有創造多刃切槳法、提高工效26倍的瓦工朱珍貴，自製電動鋸片和犁頭鉤子的木工周國良，月月提前完成任務，突破定額230%的鋼筋工人鄧慶海，節約油料的保管員盛廣祥……現在

工人們正以“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英雄姿態進行重點閘門和電動開關的安裝工程，爭取在汛期前完成光榮的建閘任務。射陽河的面貌，在人民掌握政權的今天，正在逐漸改變。裏下河

春 遊

· 胡 辛 ·

正當春光明媚、百花齊放的時候，南昌市天主教神長和修女們作了一次春遊，一方面是去郊外欣賞祖國的錦繡河山和農村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氣象，讓美好現實來激發、提高我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愛國主義情感；另一方面，我們的神長和修女們也能藉此去看望自己在農村中的教友。

復活節後的4月4日是個風和日暖的日子。胡欽明代總主教，瞿濟民、鄔道宏神父，以及善導母院的胡德芳院長、周仁山、湯日新、李純玉、胡溪清、羅賢菊修女等一行十餘人，向郊區崗下傅村和龍家村前進。崗下傅村和龍家村的教友戶數佔全村戶口總數的98%，可以說得是兩個教友村莊。

神長、修女們一到村口，就受到男女教友們的熱烈歡迎。他們一個個將神長、修女們擁到自己家中去休息、喝茶。那種親熱、敬愛的行動以及內心的喜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在談話中，神長們和修女們跟農村中的教友說到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愛國愛教的一致性的意義，後來又給13個小孩付了洗禮。

農村教友們從這一事件中更進一步地認識了人民政府宗教政

600萬人民多年來要將“千年水患變為水利，大片荒地改成良田”的夙望也將實現。教友們，讓我們永遠歌頌着射陽河，歌頌着和平幸福的生活，歌頌着創造人類美好明天的勞動人民吧！

策的真實性。如教友唐獅子說：“我從前以為解放了，天主教要被消滅。哪知現在還將我們村上的經堂修好，今天神父們又來替我們小孩子付洗禮，修女們來看我們。人民政府真好，共產黨真偉大！”也有的說：“我們走高級社了，照顧到了肉身，今天神父們來了，又能照顧到靈魂上的事，真是兩全齊美。”

從這次接觸中，神長和修女們更多地了解到教友們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生產勁頭很高。男女老少在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照耀下，都在各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努力工作。例如：傅月英教友是個農村接生員。她不但經常向婦女們進行婦幼衛生教育，日夜忠於自己的工作；而且遇到產婦家中困難時，她便主動地去替產婦洗血衣，並給產婦送雞蛋。因為她工作積極，艱苦勞動，多次被評為勞動模範。該村婦女主任趙金妹教友平素很注意愛護公共財產，收拾人家遺忘在外的農具，在晒場上趕麻雀。在最近一次積肥運動中，她又像一面光輝的旗幟一樣在前面引導着。還有該村副社長傅十根、監督委員傅喜堂等教友都在工作中起了一定的推動帶頭作用。神長、修女們親眼看到了自己的農民教友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表現的積極性和愛國熱情，感到無限的欣慰；而農村教友們看到自己的神長、修女們這樣熱切地關心自己的靈魂，從內心流露出感激的心情。

傍晚，在歸途中，大家都為今天的春遊而高興，更為訪問教友、給小孩付洗而感到高興。

聖堂

· 戴傳芬 ·

聖堂啊，聖堂！
你是天主聖三的寶殿，
教友們祈禱的地方。
你是那樣地莊嚴、聖潔，
矗立在和平的土地上。

有些披着羊皮的豺狼，
借你為掩護，盡幹着壞勾當；
完全違背了天主的聖意，
蹂躪了你這神聖的地方。
偉大的肅反運動開始了，
他們一個個落進了人民的法網。

聖堂啊，聖堂！
你應該歡喜，應該歌唱。
應該歡慶那些糟蹋你的惡人
再不能隨便把你玷污，弄髒；
應該歡慶多少虔誠的羊群
又親熱地偎傍着你的胸膛！

聖堂啊，聖堂！
你的臉上泛出了喜悅的紅光。
旭日剛剛從東方升起，



你的鐘聲就響遍了四方。

成千上萬的教友擁進了聖堂，
虔誠地祈禱，高聲地歌唱，
為世界和平，為聖教廣揚，
在你的心中莊嚴地宣誓：
——要把祖國建設成人間的天堂！

各地 簡訊



天津市神長教友參加慶祝 “五一”勞動節游行

天津市的神長、教友300餘人，於5月1日上午，參加了全市各界人民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15萬人大游行。他們以興奮的心情，熱烈慶祝這個勞動人民的偉大節日。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代理主任委員李德培神父和天津教區趙振亞主教應邀到主席台上觀禮。

天津神長教友參加政協 市委會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已於4月20—23日間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天主教人士有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代理主任委員李德培神父和愛國會常務委員張濟業神父。李神父在大會上作了發言，並當選為政協天津市第一屆委員會

常務委員。

列席這次會議的神長教友有：劉品一神父（請假）、石道宏神父、馬文斌神父、岳樹德神父和教友吳健生、范恩銀、李耀宗、劉培漢、蘇實誠、陳相賢等人。

山西省神長修女教友參 加政協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3月24日召開。山西天主教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太原教區李德華代理主教、郝奮青神父、張淑仁和李梅蘭修女，榆次教區王鴻德代理主教、王世偉神父，洪洞教區陳子久神父，潞安教區白嘉誠神父；教友有陳隨、曹道生、楊永超等，共11人。

黃祖生神父當選福建省 政協委員

福建涵江天主堂黃祖生神父，已榮選為政協福建省委員會委員，並出席了政協福建省一屆二次會議。

會上，黃祖生神父代表涵江、莆田兩堂口5千多教友發言，擁護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規劃；並號召教友為反對帝國主義利

用宗教作侵略工具及保衛世界持久和平而奮鬥！

石家莊市尉文質神父傳達政協河北省委會會議精神

石家莊市尉文質神父列席政協河北省一屆委員會二次會議後，向石家莊市的神職人員和學習小組的學員們作了傳達。他特別指出，參加這次會議，在宗教生活方面受到的特殊待遇。最後，他將省宗教事務局對宗教界的四點希望介紹給大家：①加強團結；②搞好反帝愛國工作；③作好本崗位工作；④加強愛國主義學習。

貴陽市陳祿俊神父等參加青年代表大會

貴陽市青年神父陳祿俊、張潛哲、何光華、蕭鹽及青年修士、修女和教友等25人，於3月16—18日間，出席了貴陽市第二屆青年代表大會。陳祿俊神父當選為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副秘書長。

又，陳祿俊神父及曹志文等4位教友，代表貴陽市天主教青年參加了於3月21—25日召開的貴州省民主青年聯合會首屆青年代表

大會。陳祿俊神父當選為省民主青年聯合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省、市青年代表大會上，天主教青年代表提出努力學習，提高愛國覺悟，爭取在向科學文化進軍方面有所貢獻；和主動團結，幫助老年神職人員為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的共同敵人的保證。

大同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

大同市天主教第三屆教友代表會議，於4月11日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神父、修士、修女及教友等53人。

會上除聽了政府首長的關於國內外形勢及政府宗教政策的報告外，並聽取和審查了張存義主任作的“大同市天主教五年來愛國革新工作情況及今後任務的報告”。

會議通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愛國會的章程，並選出了張存義等23人為愛國會委員，組成了大同市天主教友愛國會。

邯鄲教友成立愛國會

陝西邯鄲縣第一屆一次教友代表會議，於3月26日開幕。邯鄲天主教愛國會在會議期間宣告成立。

會議期間，聽取了邯鄲天主教

革新會張振華主任委員作的三年半以來反帝愛國運動工作的總結報告，通過了愛國會的章程、決議等。

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計69人。

濟南市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各堂區分會

濟南市天主教愛國會，於3月25日及4月22日先後成立了經五路分會、將軍街分會和正覺寺分會。並特於4月29日及5月初繼續成立陳家樓、洪家樓、按察司街、東關大街、東圩子門外、小楊莊等分會。

太原市神職人員總結學習成績

太原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於4月10日召集全市神長、修士、修女舉行會議，總結3個月來學習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收穫和存在的問題；並佈置了4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學習計劃。

會上，陳隨主任作了學習總結報告，市宗教科楊科長作了政治報告，李德華代理主教作了關於市人代會一屆五次會議的傳達報告，郝奮青神父和張淑仁修女傳達了政協山西省委員會一屆二次會議的主要內容。經過討論，大家的愛國心情

激增，閻福神父、徐尙清修女等許多人提出，願以實際行動響應政府的號召，並提出要求參加綠化運動。因此，由愛國會商同有關部門，組織了40餘人的綠化大隊，赴太原西門外金剛堰進行了鬆土護苗工作。

蚌埠各會修女進一步開展反帝愛國學習

安徽省蚌埠市各會修女，在周益齋代理主教的倡導之下，最近將成立學習班，進行學習。

在各地工作的各會修女聞訊後，興高彩烈地前往報到。她們彼此相見之下，訴說了分離7、8年的痛苦；感謝黨和毛主席使她們能有機會共聚一堂進行學習；紛紛表示：要好好學習，爭取走在愛國隊伍的前面。

保定神父、修女等參觀“侵入我國領空的美國軍事偵察氣球展覽會”

保定市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於4月14日組織了該市神父、修女等參觀了“侵入我國領空的美國軍事偵察氣球展覽會”。參觀者目睹了美國蓄意發動戰爭、侵略我國的罪證，無不表示憤恨。他們說：今後一定要加強學習，提高警惕，

防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

武漢神長教友參觀“湖北省工農業展覽會”

武漢市愛國組織籌委會，於4月13、14與19日，分別組織了神父、修士、修道及教友300餘人，到武昌姚家嶺參觀“湖北省工農業展覽會”。

展覽會共分基本建設、工業、交通運輸業、手工業、農業、氣象、水利、林業、水產、農具、文化、保衛等12館。解放幾年來，湖北省的工農業生產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以及有關部門在這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從

展覽會中可以得到證實。

半個城舉行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罪證展覽會

陝西寶鷄地委宣傳隊，在盤屋教區半個城展出了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證。其中主要是鳳翔教區李宣德、楊宏道，盤屋教區高正一、楊嘉祿、侯樹仁等反革命分子的實物罪證，和上海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證照片和連環畫等。反革命分子私藏的槍枝、彈藥、軍服、反動證章、“聖母軍”軍旗和反革命分子企圖組織反動武裝的往來密信等最能吸引觀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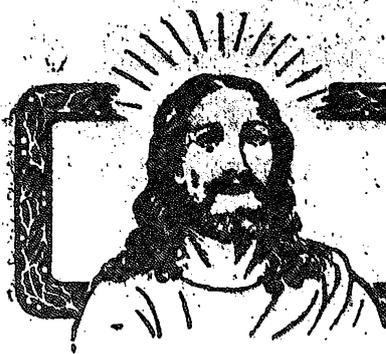
徵稿啓事

爲了加強報導全國各地教友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積極努力的情況和他們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們廣泛徵求各地讀者多多供給我們下列材料：（1）各地教友在先進生產者運動中的表現，榮獲先進生產者或先進工作者稱號的教友們的事蹟；（2）各地農村教友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典型事例；（3）各地工商界教友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突出表現，包括他們個人的思想轉變；（4）在文化、科學、技術工作崗位上的教友在向科學進軍中的突出事例等等。

稿件體裁不拘，能寫成特寫或通訊更好，不能的話，可以逕將事實經過寫給我們。內容必須真實、具體。

希望各地讀者踴躍賜稿。

本刊編輯部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
(張翼插圖)

137 富 少 年

路加，拾捌，18—30；瑪爾谷，拾，17—27；

瑪豆，拾玖16—30。

耶穌祝福了孩童們以後，走出屋門，重上征途；迎面奔來一個少年，攔住去路，跪伏耶穌足前，用極其謙恭懇切的態度向耶穌請教，說：“善良的師傅，我將作什麼，才能得享常生呢？”——這個少年該是一個意志高尙的少年，他雖家道富足，但他並不把人生觀寄託在金錢勢力或物質的享受上，而却尋求上進；他要求的幸福，是真實的幸福；他要求的生命，是永遠的生命。

耶穌見這個少年有這樣高超的志向，從心裏喜愛他；乃定睛觀看，很注意地向他說：“你為什麼稱我為‘善良’？除了唯一的天主之外，無所謂善良的！”——耶穌以反駁的方式答覆了他，並不是責怪他問的不當，而確實是鑑賞他的見識高超，所見到的有與人不同之處；就等於說：唯有天主才是善良的

，你既敢稱呼我為善良的，就等於你已承認我為天主。既然如此，你就該遵行我——天主所給予的勸諭。於是耶穌接着給他說：“你相當地熟悉天主的賦命：勿奸淫，勿殺人，勿偷盜，勿妄證，勿欺騙，該孝敬父母。”

少年回答說：“師傅，這一切，我自幼就奉行遵守，但除此之外，還缺少什麼呢？”——這少年的意志的確可嘉，他這番請教的用意，並非是要明白普通行善的方法，而他正在企望着善良的師傅啓示給他修成全德行的秘訣。

富少年既有如此上進的誠意，善良的師傅——耶穌豈能無動於中而置之不理？於是醇誨善誘地向他說：“你如果願意更進一步地成全自己，你去，把所有的產業變賣，盡施與窮人，這樣你必要贏得寶藏

於天；然後，你再來跟隨我！”

耶穌在這短短的訓言內，藉着勸導富少年，也曉諭了我們三個成聖的妙訣：(1) 凡願應承耶穌召叫的人，必須寬宏大量，樂善好施；看財奴、慳吝鬼不配走天堂的道路。(2) 耶穌的真實弟子，必須是一個無產者。聲色貨利乃伐性之斧，古有明訓；道德淪喪、身敗名裂的人，多由資財作祟所致。耶穌在此不但囑咐富少年該修神貧之德，而且要他棄絕一切所有的財富，成爲一個無產者。(3) 第三項爲成聖最後也就是最要緊的條件，必須忠誠地跟隨吾主

耶穌；要效法祂謙卑良善、克己復禮的善表，扛起十字架來，追隨在師傅後面修成全的德行。



這端新奇的道理，在耶穌降世以前，是絕對聽不到的。論理說，富少年聽了耶穌的話，該滿心歡喜接受耶穌的教訓，走上齊全的道路；無奈不幸得很，他心有餘而力不足，意志可嘉，而勇氣不夠；據聖史們記載：“他聽了耶穌這話以後，垂頭喪氣地走了，因爲他有很多的資財。”

天主召人棄俗修道，要他們出於甘心情願，慷慨犧牲，絕不少加勉強。這富少年的行徑，便是一個失却“聖召”的例子。

耶穌見這孺子不可教的富少年

揚長而去，對於抱定金錢主義的人們，未免起了無限的感慨。據聖史瑪而谷記述：“耶穌向周圍一看，給門徒們說：‘有錢的人進天國的門，是多麼困難呀！’門徒們很驚訝師傅——耶穌的話。”——門徒們驚訝，也有他們的道理；因那時節，猶太人把財富看成天降的恩惠，也就是義人的憑證。耶穌雖多次糾正過他們這種妄謬的偏見，但因習與性成，一時尚難收到全面的效果。

此刻耶穌不願門徒的驚訝，更再接再厲地訓諭他們說：“小子們，依恃金錢的人進天國是多麼難呀！駱駝穿針孔尚易，富人進天國實難！”——按駱駝之大，針穿之小，本不成比例；但耶穌用來作比喻，其根據有兩種說法：(1) 耶路撒冷城有一便門，極其窄小，取名“穿針孔”，駱駝穿過，非常困難。(2) 或者說，“駱駝穿針孔”乃猶太當時的謬語，喻事之難成者。

門徒們聽了耶穌這話之後，越發驚訝起來，齊聲質問師傅說：“若是這樣，誰還能得救呢？”世上的財帛，實是常生道路上的阻礙，這是多麼可怕的事！門徒們聽了師傅這番教訓，覺得句句與世俗的成

見抵觸，未免慌張起來，以為天堂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的。

但是耶穌鼓勵他們，不讓他們失望，乃又把話拉到天主的仁慈和幫上去，說：“在人是不能的事，在天主却不然，因為天主沒有辦不到的事！”——聖人奧斯定曾解釋這句話說：天主不命人做辦不到的事：假設你能辦，就該好好地去辦；假若你不能辦，天主也必須幫你；叫你辦到。在吾人成義的時節，天主不獨把寵愛付給我們，同時還灌注在我們靈魂上各樣的德能，使我們內心的機能活躍起來；再加上天主寵佑的相幫，在救靈的道路上，不拘遇見什麼困難，我們全能勇敢地戰勝過去。救靈昇天，依恃本性自然的力量，是絕對辦不到的；但有了超性界的神力，是無任何困難的；故我們在救靈昇天的大事上，只能勉勵，不要悲觀！

賦性直爽的伯多祿，他以為宗徒們為跟着耶穌當弟子，甘心棄捨了一切，是可以說是一個無產者，也恰好與師傅方才所傳授的成聖的法則相符合，乃大胆地問耶穌說：“主，你看我們大家——宗徒們全棄捨了一切，來跟隨你，我們將來要得什麼樣的賞報呢？”——據聖

師們的解釋，伯多祿所說的棄捨了一切，意思是不但棄絕了現有的資財，而且把謀求資財的慾望也割捨了；故此他們不但是物質方面的無產者，却也更是精神方面的無產者；最後他們還完成了為成聖最緊要的條件——跟隨了你——耶穌。因此他們敢大胆地向師傅討賞。

耶穌答應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跟隨了我的這些人，將來在重生——衆人復活的時候，人子坐在祂光榮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12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12族的百姓。”——請看跟隨耶穌的賞報：祂不把現世的暫福許給他們，而却把後世特殊的光榮許給了他們。

聖史瑪竇更補充記載耶穌的話說：“並且不論誰，凡為我——主的名字，棄捨了房屋，或弟兄，或

姐妹，或父親，或母親，或妻子，或兒女，或田地，將要受百倍的賞而得常生，到底有許多人，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耶穌的話，可作兩個解釋：

(1)上邊耶穌所施的棄俗修道的勸諭，不獨為宗徒們；世上人不拘誰，凡肯按照遵行的，必得永遠常生的賞報。(2)一些意志不堅的人，雖然先他人領受了福音，跟隨了耶穌；但後來竟冷淡下去，陷入罪惡的深淵，終於成了落伍的。相反地，有些人雖然接受福音的時間比較晚，但因心志堅決，克誠克篤地日趨於善，這樣他們必定名列前茅。昇天堂的關鍵，不在時間的早晚，而在功勞的大小。這一點我們不可不注意！

新人

新事

安慶 5 位青年教友去嘉山開荒

安慶市青年教友何教禮、趙金生、李彥明、(女)費國安、李忠良等 5 人，是認真學習熱愛工作的優秀青年，他們在各項中心運動中都能起了帶頭作用。最近，又積極響應祖國召喚，志願報名參加青年墾荒隊，去嘉山開荒。

他們的請求被批准後，高興極了，出發前日，他們特地到愛國會道別，並表示：堅決服從統一調配，更要勤勤懇懇地勞動和學習；保證不怕一切困難，要把荒蕪的土地變成肥沃的良田。

(安慶教友愛國會宣傳組)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張則濟利亞 (6.2歲, 河南洛陽人)

孫若瑟 (4.9歲, 江蘇常州人)

李瑪爾大 (7.1歲, 河北寶坻人)

李瑪利亞 (6.8歲, 安徽鳳陽人)

王默爾爵 (5.7歲, 湖南長沙人)

陳伯多祿 (7.3歲, 北京人)

周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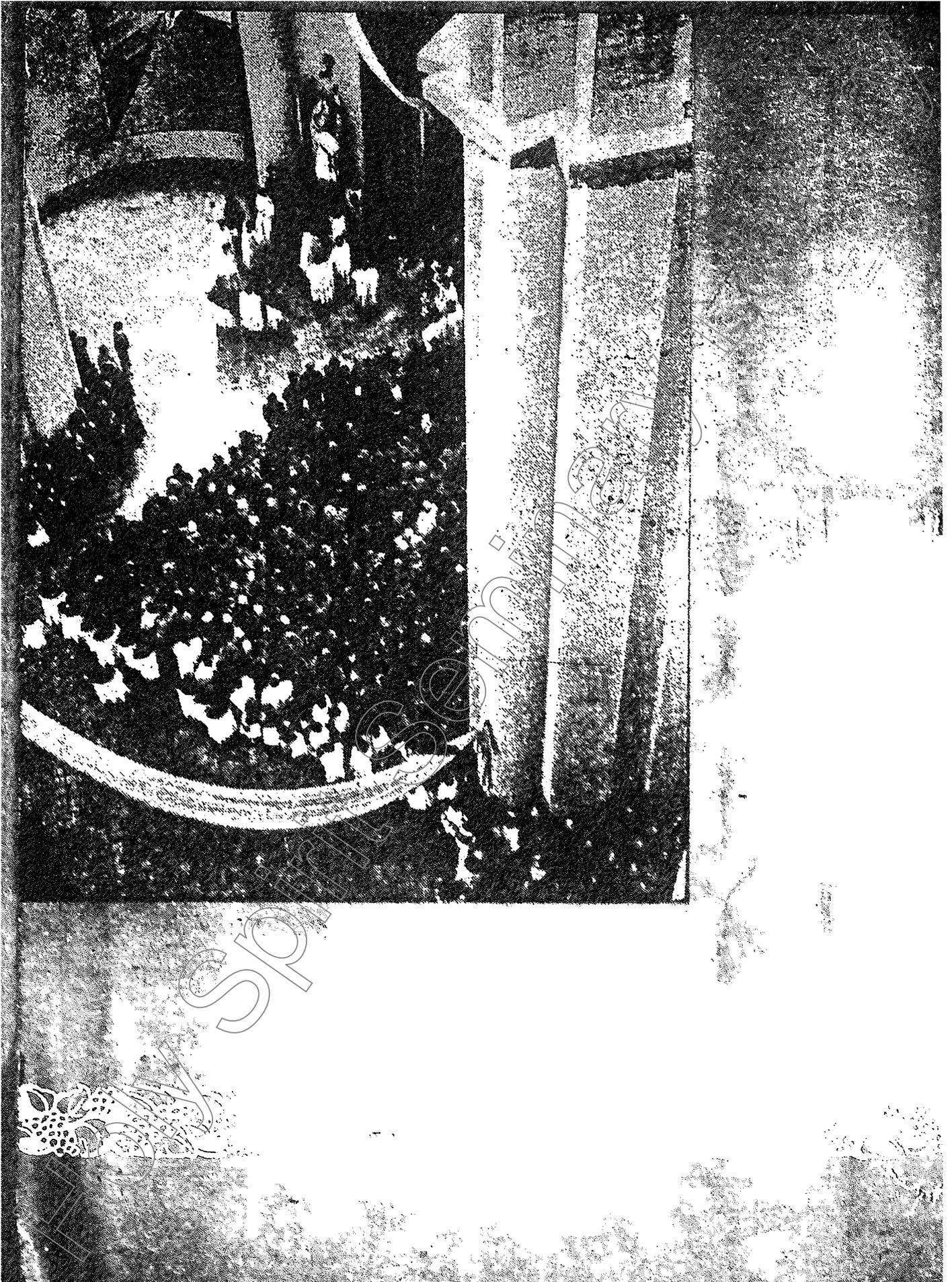
常瑪利亞

李德肋撒

袁保祿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